



最後的擁抱

劉翊安 文

「啊□□好痛，啊□□」

那個準備要離開花蓮回台中的清晨，隔壁房間傳來的痛苦哀號聲劃破了寧靜。我馬上跳下床，看了看時鐘，早上五點十五分，抓起桌面上的藥，裝了一杯溫水，匆匆地走到她的房間。

她躺在床上，面色扭曲的看著我：「我要呷藥仔，這邊很痛□□」她輕輕的摸著她的肋骨處，是癌細胞擴散的地方。

看著她痛苦的神情，我閉上雙眼不忍直視，而淚水在眼眶打轉。

「我要堅強，要安慰她，我不可以哭。」我在心裡這樣告訴自己。

吞完藥、喝完水，她把綁在頭上的頭巾緩緩拆下，映入眼簾的是她化療、電療後，頭上幾撮剩餘的頭髮。

突然，她緩慢地轉身拿起身後的枕頭，默默地將睡覺時因翻身而掉落的髮絲一一揀起，一撮、一撮、又一撮，她摸一摸自己的頭，嘆了一口氣問我：「妳看，頭髮都掉光了，我現在是不是很難看？」

她是愛漂亮的女人，我從小愛打扮的性格也是跟她學來的，她兩眼空洞的看著我，繼續說：「這樣就不漂亮了，也不知道做這些治療到底有沒有用，我是不是應該把頭髮剃掉？這樣是不是會很難看？」

「不會啊，妳全款真水，剃完頭髮戴頭巾也是很漂亮啊，重點是臉蛋不是頭髮！」我努力擠出一點微笑，手輕輕撫過她的頭，溫柔地跟她說：「妳永遠都是最美的！」

我低下頭，努力忍住淚水，她也默默不語，此時片刻，房間裡靜悄悄，空氣卻很沉重。

「今天要回台中了喔？」她打破沉默。

「對啊，我要國三了，一定要回去寒假輔導，沒辦法」我翻了個白眼、聳聳肩，表示我的無奈。

然後她笑了。

她眼睛突然回了神，看著我，用有點吃力的聲音說：「回去啊，要用功讀書，毋通烏白走，要注意安全！有沒有聽到？」

「好，我會！」然後，我吞了一口口水，鼓起勇氣說：「阿婆，我們可不可以抱一個？」

她什麼也沒說，身體輕輕往前傾，我張開雙手擁抱她，抱的好緊、好緊、好緊，然後眼淚就忍不住掉了下來。

「我很愛妳喔！」我小小聲地說。

「嗯〇〇有什麼好哭？沒事啦！你會去用功讀書暑假再來找我就好啦！」她說。

我們每年都會這樣，每次離別時，她都會叫我乖乖、用功讀書，但這次不太一樣，我給了她一個擁抱，也跟她說我愛她。

「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要搭六點半的火車，現在要走囉！」外面傳來催趕我的提醒。

「妳也要好好照顧自己喔，我暑假會回來看妳！我跟你打勾勾！」

「打什麼勾勾？好啦！路上小心！」我們打完勾勾，我步出房間的那一剎那眼淚又掉了下來。

阿婆在我暑假準備打電話跟她說我模擬考成績很好時，突然倒下住院，接連著三天我每天打電話，她不是在化療就是在睡覺。

第四天打電話過去時，家人說她已經不行了，要簽放棄急救同意書，她就這樣走了，無聲無息。

當時的我，還不知道，那次的擁抱，是我們之間最後的擁抱；那次的叮嚀，是她最後一次跟我這樣說。

當我開始學會要勇於表達自己的愛給她，學會擁抱她並告訴她我愛她，卻也是最後一次機會了。



小時候都會和阿婆抱抱，但長大後卻會覺得抱抱很彆扭，直到發現勇於表達愛的時候已為時已晚。（圖片來源 / 劉翊安提供）

如果時間能夠倒退，我希望我可以跟她說：「謝謝妳從小到大的照顧，我真的很愛很愛你☐☐」

跟她說很多很多話、擁抱得更久更久一點☐☐

創作理念

記述我在國二升國三那一年寒假，和得了癌症的阿婆說再見的片段。這是最後一次當面說再見，對於當下發生的細節格外印象深刻，全文幾乎完整呈現當時的對話，阿婆的聲音和她那天的表情，是我一輩子不會忘記的。經過這件事情，我學到了很多。若能及早學會如何對愛的人表達愛，就不會在再也無法和對方表達時後悔莫及了。





記者 劉翊安



編輯 徐仟妤